

我的財富在“費沙” 張威

1990年在悉尼大學讀書時，一開始就喜歡上了校園裡那些英式古堡建築。據說，悉尼大學是依劍橋大學的樣式建造的，那是在1850年，在英國移民新南威爾士的六十年後。另外三所澳大利亞歷史悠久的大學——墨爾本、西澳、阿德雷德雖也是古典建築風格，但其魅力卻難以與悉大匹敵。一位教授告訴我，悉大主建築The Quadrangle正面牆上的幾千塊雕鏤的石頭，是當年從蘇格蘭海運過來的，在海上漂了六個多月。難怪我在夕陽中凝視這座建築時會感到一種空靈和遙遠，一種歐洲中世紀宗教式的莊嚴。

主樓The Quadrangle的西南側是一幢哥特式建築，其內辟有悉大最初的圖書館——費沙（Fisher Library）。1860年，托瑪斯·費沙（Thomas Fisher）是一個有錢的鞋匠，家住悉大附近。他每天走過校園時，會看到學生在草地上讀書，那時悉大沒有像樣的圖書館。費沙死後，後人按其遺囑將三萬英鎊遺產捐贈給悉大，希望用這筆錢建造一個圖書館。這就是費沙圖書館的由來。1960年代，新南威爾士州政府決定為Fisher基金會注資，Fisher圖書館東移，一座10多層的灰色大樓拔地而起，與學校的古典風格大相逕庭，從建築美學上看，這簡直是個敗筆，但幸運的是，“Fisher”的精神得以保存下來。

“Fisher”可直譯為“漁人”或“垂釣者”。漁人精神就是從容與淡定。那垂釣者可以恆久地穩坐釣魚台，不為外界所動。費沙圖書館裡的讀者，很多就是這種垂釣者。我讀書時常去的是“Fisher”七層的東亞藏書室。在臨窗狹長的座位區找個位置，一看就是一天。疲乏了，就俯瞰窗外的風景，那綠草地上漫步的學生，或三五成群，或踽踽獨行。如果踱步東側，則可觀望Parramatta公路上那些穿梭如織的車流，感受遠處沸騰的生活，但你卻聽不到什麼，隔音的落地窗分出了兩個世界。這裡有的只是遠離塵世的靜謐。在東亞藏書室盡頭的一個角落，也只有這個角落，可以隱隱聽到風的呼嘯。此處毗鄰圖書館大樓的L型接口，風會循環往復地從低到高徘徊號叫，就像荒野裡野狼的嗚咽。這嗚咽伴了我四年，也經常促我思索：我在這裡讀書，為的什麼？僅

僅是學位嗎？我這樣想的時候，就開始注意起周圍人來。有個面相慈祥的老者，他每天下午會準時來讀書。他的座位上始終擺著一個放大鏡和一摞厚厚的宋史。他的座位沒有人會去佔領，他也很少讓座位空著。有時，他看著看著就會枕著書睡著了，醒來後再接著看。當我在“Fisher”迎接第三個冬天時，忽然感到有段時間看不到他了。有人告訴我，老人辭世了，民國時期他曾任中國駐堪培拉的文化參贊，老年喪偶後，就幾乎天天與“費沙”相伴。

有個台灣來的女僧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身著長袍，仙風道骨，來去無聲，終日坐在那裡讀書，全神貫注，聖潔而端莊。她在研究什麼我不清楚，但印象中，她每天必到，風雨無阻。在以後的若干年裡，那個女僧的背影經常會在我眼前閃現。

每年春天我都能見到一個行色匆匆的香港男子。他一到東亞藏書室就左顧右盼，上下求索，但每次時間不長就旋風般地離開了。他研究王陽明，博士論文已做了五年。他說，他每年交的學費相當於一輛“大奔”，已連續交了五年，再交一年，如果還通不過，他就不念了。

在這裡，我還碰到過毛澤東曾經的秘書李銳。他來的那天是個下午。他已到了不修邊幅的年齡，散亂的頭髮很有“大風起兮雲飛揚”的韻味。他在悉尼逗留的幾天中，順便到“費沙”來看看，畢竟是南半球最大的圖書館，上億冊藏書，是要一飽眼福的。他當時正在撰寫《廬山會議實錄》，想查些資料。八旬老者，又無人陪伴，在館內上上下下，煞是辛苦。但他走時，捧著厚厚的復印資料，一臉的滿足。

在“費沙”泡了幾年，最終還是離開了。“費沙”提供的充足資料，令我完成了研究；那些豐富的藏書拓開了我的眼界，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最重要的則是，“費沙”以它的從容與淡定陶冶了我的心態：不管這世界有多熱鬧，能恬淡地做自己的事，處之泰然，靜觀其變，也算是一種幸運吧。

我生命的財富在“費沙”。



■悉尼大學主建築The Quadrangle大樓



■悉尼大學Fisher圖書館

還是丁玲的“一本書主義”？

胡少璋

前天，我從微信裡讀到：華大文學（陳若曦專輯）（總第005期）中的兩篇文章。一篇文章是：白舒榮《堅持理想無怨無悔——陳若曦》；另一篇文章是：何與懷《陳若曦：堅持信念一生無悔——從她的名著《尹縣長》談起》。

讀了這兩篇文章，我也回憶起了在香港時與陳若曦一道去港島訪問一位租政府一座山頭開農場當農民的退伍軍人作家之事。但此刻我不談與陳若曦的交往，而是專就白舒榮文中指出的：“作家的成名，往往不是靠作品的數量，丁玲的‘一本書主義’固然惹爭議，但令一位作家成為‘大眾情人’，必由某篇或某部作品獲萬眾矚目使然。古往今來多能列舉。”

這段話中提及“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我現就丁玲本人對她的“一本書主義”的由來及其對此提法的否定，回憶起丁玲對我好幾次談述的內容。

那是1979年8月6日，我從福州特定到北京去探望剛從山西長治回京暫住於北京友誼賓館的丁玲。她詢問了我們家庭的情況後，也談起了自己的現狀及受批判的一些情況。其中一件是她在文學講習所任職期間，根本就沒有在所內懸掛她自己的巨幅相片及提出“一本書主義”，那是在被批判時橫加上去的罪名。她本人還不知道什麼是“一本書主義”，更沒有提出“一本書主義”，平時也從沒有說起“一本書主義”。

澳華新文苑

第1193期 (A)

燕紫詩三首

紫花落紅

河邊翠竹是我門前的織錦
海上明珠是我羽衫上的胸針
月色淡漠了奔波一天的光陰
風兒吹不散他鄉年輪上的歸人
隔斷了紫楹花雨紛紛如霧如雪如塵
在世間盤桓許久，終於如落紅歸依凡塵



■燕紫近照

行走在布里斯班河岸，這忘却了時間的河川
我是來自東方的飛鳥，而不必隨季節遷移
水中的魚群也是我的同類
我接納這條大河，也為他生養眾多
當夜幕低垂，我睜開渾身所有的眼睛
星星一般查看人心浮動
股票、房價、導彈、航母、比特幣
五光十色的大賭場裡
有人挾持人民，有人挾持自己

混沌即將開啟，自西向東又自東向西
此刻，又一朵紫色花瓣如落紅飄灑
我是紅花也是紫花

夢境小紅樓

關傍小紅樓聽澳大利亞的春雨
焚印尼檀香於溫州合金鼎
對無上神祝禱：無須詞章
看故鄉的月兒又一次升起在哭泣柳樹梢頭

冥冥中看見黑皮膚黑頭髮的土著孩子
手握天龍蜥蜴，站在烏魯魯荒漠中：
只有嘗過絕望的滋味，才能見到
聖土上的意中人
在這重複的夢中，有人一次次驚醒

行走在大地裸露的肌膚上
紅色地母如此慷慨
托住我疲憊乾渴的靈魂
穿越一生不過如一趟曠野之旅

當我如駱駝在夜幕中吸取水分的涼意
夜風吹不冷我心中的思念
雙腳卻走不出重復的夢境
夢中，小紅樓走近，又走遠

十月無題

在布里斯班的十月，送別故國紅葉
綺麗的季節
在藍花楹纏綿的紫霧中，釋放蛻伏了
秋冬兩季的愛戀
詩人應憑闌袖拂，飛起楊花雪
而楊花雪不在此處，在有佳人的北方



■陳軍繪畫：《Red Land》

兒時的四月天空，放飛著麥田裡的風箏
春風拂面帶著少女的笑音綿甜
同是人間春色，這丁香濃郁春情勃發的
南湖花季
恰似一個澳洲女人的盛年
色彩飽滿，又無從下筆

不止十月，上萬年歷史的古老大陸
就像沒有故事的考拉和袋鼠
日又沉雲又黯，就與土著部落醉舞一場
溪又斜山又遠，沒有來歷和去路的人，
無望地去了
而魂魄一旦重獲自由卻被無名之鎖羈拿
回旋鏢一般，飛出又回到原點
八千里路雲澤夢繞，北國南國的記憶
交替浮現

一個夢蝶不成的女詩人。歸去來兮



■1984年夏天丁玲在福州胡也頻故居的留影。後為胡少璋。

寫文章時也還提及：“丁玲的‘一本書主義’”。這句話在百年之後的歷史長河中還會一直被提及下去嗎？

可見，歷史的真相是很難被澄清的。不過，我要將我所聽到的丁玲本人對“一本書主義”的講述的真實情況，奉告於讀者的面前，以此還丁玲一個公道。